



大会

Distr.: General
3 October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68(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缅甸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安德鲁斯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9/23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动态。



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安德鲁斯的报告

摘要

2022 年 7 月，缅甸军政府处决了四名政治犯，其中包括一名著名的民主活动人士和一名前国会议员。这些毫无良知的行为与军政府无所忌惮地奉行对缅甸人民的暴力政策是一致的。近几月来，军队有计划地轰炸和烧毁村庄，屠杀无辜平民，包括实皆省的 11 名儿童，他们在 9 月份军政府部队袭击他们的学校时被杀害。自政变以来，军队已杀害数千人，并使近一百万人流离失所。在 12 000 多名政治犯中，有许多人遭受了酷刑，还有数目不详的人死在了拘留所。

然而，在这一片黑暗之中，缅甸民间社会是一盏明灯，给人以鼓舞。活动人士、人权维护者、援助工作者、社区领袖、记者、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等都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记录暴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努力满足流离失所和受创伤社区的需求。人权组织、妇女协会、专业网络、工会和劳工活动人士以及基层团体都在采取策略，努力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保持安全并发挥效力。在许多情况下，个人和组织的活动很少得到国际支持，他们也很少有机会与外部世界交流。

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概述了缅甸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灾难。他还描述了缅甸民间社会在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中开展的令人肃然起敬的重要工作。他促请国际社会将缅甸民间社会视为解决该国危机的关键伙伴，与基层网络合作提供援助，并增加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缅甸的命运取决于那些奋起反抗军人统治、捍卫人权并为未来实现自由和民主做准备的活动人士、组织和网络。他们需要也应该得到在目前水平上大幅增加的国际社会支持。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4
二. 缅甸民间社会：决心和韧性	5
三. 记录和应对针对平民的袭击	7
四. 应对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10
五. 为政治犯辩护和提供支持	12
六. 抵制对基本自由和数字权利的攻击	13
七. 支持和捍卫妇女	15
八. 捍卫残疾人的权利	16
九. 维护罗兴亚人的权利	17
十. 关于采掘业破坏环境、掠夺土地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	18
十一. 缅甸民间社会吁请加强国际社会对危机的应对	18
十二. 建议	20

一. 导言

1. 2022 年 7 月 25 日，缅甸军政府宣布处决了四名政治犯，其中包括“88 代”活动人士觉敏友(又名郭吉米)和前全国民主联盟(民盟)议员漂扎亚桑。这些毫无良知的行为在 2021 年 2 月 1 日非法军事政变以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缅甸人民在这期间不断遭受暴行。这些事件也严酷地提醒人们，军政府正在对那些勇敢保卫缅甸人民的领导人、组织和网络进行无情攻击。
2. 本报告描绘了每天都在缅甸各个角落表现出来的人类最坏的一面和最好的一面。报告向会员国提供了关于军政府继续对缅甸人民实施暴行、包括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最新情况。但报告也介绍了缅甸事态发展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即个人、组织和网络的勇气、顽强和取得的成功——他们挺身而出，保护和捍卫困境中的民众的权利和生命。
3. 至少有 84 名政治犯仍被关在死囚牢房，有可能即将被处决。超过 12 000 人仍然被任意拘留在条件恶劣的设施中。军政府加强了对平民的攻击，使用战斗机、直升机和重炮轰炸村庄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针对军政府认为与反对派团体结盟的平民的纵火和攻击行动不断扩大，估计有 28 000 所房屋在行动中被毁。
4. 在缅甸许多地区，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已达到灾难性的程度。数百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军政府拒绝向他们提供食物、药品和基本服务。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为解决这一危机所做的努力被证明是不够的。毫不夸张地说，会员国以何种新的方法应对危机，对数百万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
5. 历史上遭受边缘化、歧视和暴力的群体对军政府践踏人权行为的感受更为强烈。妇女和女童常常首当其冲地受到缅甸经济崩溃的影响，有些人还遭到士兵和警察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残疾人被切断了支助网络；在某些情况下，士兵们杀害无法逃离军事攻击的残疾人或对他们施以酷刑。对罗兴亚人的种族灭绝袭击没有被问责，罗兴亚人继续被系统性地剥夺基本权利。
6. 军政府加强了对其阻挠者的攻击，他们就是每天冒着危险保护和服务于缅甸人民的民间社会组织、活动人士、记者和人权维护者。
7. 如果军政府领导人认为这些攻击会恐吓、削弱人权维护者及其组织，或使其丧失能力，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恰恰相反。积极进取的民间社会团体和基层网络正在记录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向流离失所和受创伤的民众提供救生援助，组织对军政府的非暴力抵抗，并倡导国际社会对危机作出更有力的应对。律师们冒着生命和职业风险为政治犯辩护。医生们推出流动诊所，以填补国家卫生保健系统崩溃后的缺口。教师们正在建立替代性的教育制度。
8. 自上次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以来，特别报告员与缅甸民间社会的 100 多名代表进行了交谈。他们向他讲述了所面临的挑战、他们的工作重心在政变后环境中的变化，以及他们反对军政府、争取人权和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决心。一名资深的妇女人权维护者告诉特别报告员：

我的一生中，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民力量最壮大，有数量最多的人加入运动并为运动做出牺牲。现在是时候结束一切有罪不罚现象、寻求正义并使军方彻底脱离缅甸政治了。如果不是现在，又待何时呢？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从我们所处的任何位置投入和推动这场运动，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我们都必须这样做。……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继续满怀希望，胜利日终将会到来。

9. 本报告着重介绍民间社会和基层网络为应对主要人权挑战所开展的工作，大量参考了特别报告员与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的对话，以及当地人权组织、人道主义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出版物。

10. 在加紧努力保护和捍卫自己的国家免受军政府不断升级的攻击的同时，缅甸许多领导人和倡导者对国际社会犹豫不决的反应感到沮丧。他们表示对一些会员国继续向军政府提供武器、训练和技术支持并投资于为军方带去收入的项目感到愤怒。他们对一些会员国口头上对缅甸被围困者表示支持，但却没有将言辞落实到切实行动上表示失望。

11. 一些会员国采取的积极行动——包括对军政府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缺乏明确的战略重点，未能形成一个有效和协调的整体。会员国、援助组织和捐助方常常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远见，无法确保人道主义援助送达流离失所者和弱势民众。缅甸国内的许多民间社会领导人对东盟容忍军政府公然无视“五点共识”及其未能处理迅速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表示失望。

12. 特别报告员恳请国际社会考虑缅甸危机应对失败将带来的不可接受的高昂代价，本报告述及的不断恶化的情况就是证明。他敦促会员国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采取行动，使军政府丧失其用来继续践踏缅甸人民权利和民主愿望的资金、武器和合法性。他敦促东盟和所有会员国响应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赛夫丁·阿卜杜拉的呼吁，就如何应对该国这场由军政府驱动的危机进行根本上的“重新思考”。各国政府、联合国各实体和国际捐助方应将缅甸民间社会视为解决该国危机的关键伙伴，与基层网络合作提供援助，并增加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13.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的最后向安全理事会、会员国、东盟、联合国实体和国际捐助方提出了具体建议。他强调指出，有必要向那些继续为缅甸人民不懈努力的勇敢的民间社会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提供更有力和持续的国际支持。

14. 特别报告员对当地活动人士、记者和人权维护者对他工作的巨大贡献深表感谢——没有他们，他不可能完成任务。他们在面对无法形容的暴行时的勇敢和顽强继续使特别报告员为之惊叹和鼓舞。

二. 缅甸民间社会：决心和韧性

15. 军政府的无情攻击和侵犯人权行为给民间社会造成了巨大困难，但也坚定了活动人士、记者和人权维护者的决心。政变激起了该国数千名年轻人的行动力，他们正在民主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一名妇女人权维护者告诉特别报告员：

在这种局势下，我们找不到希望，所以我们创造自己的希望。只要我们继续下去，就会产生希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成为人权维护者。这是过去 10 年或 20 年里从未有过的情况。这使我们感到自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这就是我能够继续下去的原因。

16. 其他人权维护者和援助工作者告诉特别报告员，帮助正在经历巨大痛苦和困难的社区使他们获得了力量。一名人权研究员向特别报告员讲述了她在冲突地区工作的经历：

我在那里的时候，(军用)飞机一来，我们就不得不躲到掩体里。……人们问我，你为什么去那里？那很危险。我去那里时，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勇气。当我(不和他们在一起)时，我感到不安全，因为我的同胞们不安全。

17. 一名加入了公民抗命运动并向流离失所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告诉特别报告员：

我还活着，我的手还在。我们做过很多截肢手术。很多人都在受苦。他们失去了家人和家园。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活着。每当我感到失望和沮丧时，我就觉得需要为那些比我们更痛苦的人做些什么。

新的作用和工作方式

18. 为了继续开展重要工作，民间社会组织调整了它们的结构、业务和安全规程。由于面临逮捕、拘留和暴力的持续威胁，许多组织不得不关闭了它们在主要城市的办事处。许多活动人士、记者和人权维护者离开了缅甸，去到邻国或其他提供签证、重新安置或庇护的国家，并从那里继续他们的工作。

19. 许多组织发挥起了新的作用，以满足受军队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影响的社区的需求。一些团体，包括传统上侧重于人权文献记录或倡导工作的团体，将大量的财政和人力资源用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民间社会组织正在向遭受创伤的社区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努力满足性别暴力幸存者的需要，并为政治犯和公民抗命运动参与者的家属提供资金援助。

20. 许多因政变而被打乱生活的人选择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经验为他人服务。一个著名妇女权利组织的代表告诉特别报告员：

尽管面临着很大风险，但所有领域的妇女人权维护者仍继续发声、勇敢无畏、富有远见。除了示威、抗议和组织活动外，妇女还为当地民众提供食物、水、竞选材料、搬迁、交通费用和通信方面的支持。妇女还冒着极大的人身危险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女性医疗专业人员和志愿者担任医务人员，为受伤的抗议者进行治疗。女记者报道国内和边境沿线的抗议活动和社会正义问题。女律师为被捕和被拘留者提供无偿法律服务。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民主活动人士特别是妇女的力量、勇气和韧性，并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提供支持。

镇压民间社会

21. 民间社会在政变后受到无情镇压和军政府部队的持续攻击，本报告所述的活动人士、人权维护者和社区网络的出色工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的。政变开始时，军政府围捕了著名的民间社会领导人，包括“88代”领导人 Mya Aye 和知名电影制作人 Min Htin Ko Ko Gyi，试图先发制人地阻止反对派。这些活动人士和 100 多名民盟高级官员是军政府逮捕的第一批政治犯。

22. 2021 年和 2022 年期间，军政府系统地拘留了数百名活动人士、记者和人权维护者。许多人在对和平抗议活动的镇压期间被捕，这些抗议活动常常由民间社会组织或者由新成立的罢工委员会协调。官方还对活动人士和抗议领袖发出逮捕令，并由军方控制的电视台和报纸播放和公布“被通缉”人员的名单和照片。

23. 军政府还采取措施，将报告侵犯人权行为、组织支持民主活动或向弱势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作为打击对象。安全部队突袭了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办公室。军政府官员将许多团体指认为“非法”。支持这些团体或与其有关联的个人有可能被指控违反《非法结社法》并被监禁。军政府要求银行收集民间社会组织的金融活动信息，并命令银行冻结某些团体的账户。对 2014 年《社团组织登记法》的拟议修正，包括强制要求组织登记，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军队对民间社会的控制，活动人士也可能由于与民间团体的关联而面临额外的刑事责任。

24. 军政府加强了对民间社会组织的监视。政变发生两周后，军政府修订了《街区或村组管理法》，以便恢复一项要求对家中有客人过夜的情况进行登记的规定，此举使警察和军方官员能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夜间住户搜查，目的往往是寻找并逮捕活动人士。军方还向提供“恐怖主义组织和传播假新闻的社交媒体用户”相关信息的个人提供经济奖励。2022 年 3 月，政变领导人敏昂莱表示，军政府正在“系统地审查”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

三. 记录和应对针对平民的袭击

25. 随着军方加强对平民的袭击，地方民间社会组织和社区网络在前线记录虐待行为，并应对流离失所和受创伤民众的紧急需求。由于国际媒体和人权监测员的撤离，国际行为体现在更加依赖当地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其他人所收集的信息。一名为受冲突影响社区提供救生医疗服务的医生告诉特别报告员，他开始收集军方的危害人类罪证据是出于必要。“如果我不收集它，它就会消失，”他说。

26. 民间社会和基层活动人士和专业人员网络也加入了应急响应。从国营医院离职的医生和护士迅速形成网络，为流离失所和受冲突影响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特别报告员与一名加入了一个新的医疗小组的医生进行了交谈，该小组已进行 2 000 多例手术，并为 33 000 多人提供了门诊服务。其他组织帮助村民逃离暴力、提供提高地雷意识培训或向受创伤的民众提供社会心理支持。

27. 为开展研究、提供服务或援助而旅行，使民间社会行为体面临检查站的高风险状况，他们会被搜身，他们的电脑和移动设备会被检查。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记录也因受害者受到威胁、互联网中断以及军方销毁证据而受阻。

28. 由于军方对平民的袭击已扩大到几乎全国各地，这些组织和个人的勇敢行动变得非常必要。¹ 长期存在的暴力模式在克钦邦、掸邦和克伦邦不断重演，与此同时在实皆省和马圭省、钦邦和克耶邦等地出现了新的爆发点。² 在这些地区，军方和亲军政府的民兵以空袭、重炮、轻武器、处决、地雷和纵火等手段袭击平民。

29. 一名在实皆省工作的青年活动人士告诉特别报告员：

在乡村和农村地区，冲突和战斗持续不断。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众多。这差不多是村里的常态。冲突刚开始时，部队……发动袭击，然后离开。现在，他们袭击后会烧毁整个村庄。现在他们使用更多的空军。他们用喷气式飞机袭击村庄，从而造成更多伤亡。当他们袭击村庄时，老年人无法逃离。婴儿或者有时候妇女被落在后面。老人们经常被活活烧死。还有一次多名婴儿被火烧。

30. 军方对平民的袭击违反了国际人权和人道法。证据表明，这些袭击还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平民伤亡是准许以平民为目标的军事政策的直接结果。上至总司令敏昂莱的整个指挥系统的军官都可能要对这些罪行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或者直接参与了这些罪行的实施，或者对犯罪人行使了指挥责任。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

杀戮

31. 据政治犯援助协会称，在军方镇压民主运动的过程中，有超过 2 200 名平民被杀害。³ 这一数字可能没有反映某些类别的平民伤亡，如反对派部队或亲军政府的民团实施的杀戮，也不能完全反映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战斗有关的平民死亡情况。⁴

¹ 人权记录网络——缅甸，“抵抗政变：2022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缅甸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可查阅 <https://nd-burm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7/NDB%20BAR%20Eng%20Final%2023.7.2022.pdf>。

² 克伦和平支助网络，“国家管理委员会政权在 Dawna 山脉南部发动战争”，2022 年 7 月。可查阅 https://www.karen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7/Briefing_SAC-regime-unleashes-war-across-the-southern-Dawna-Range_-Eng.pdf。

³ 政治犯援助协会，“军事政变每日简报”，2022 年 9 月 13 日。可查阅 <https://aappb.org/?p=22970>。

⁴ 例如见战略和政策研究所——缅甸，数据攸关，“超过 5 600 名平民被杀害”，2022 年 5 月 10 日。可查阅 <https://www.ispmyanmar.com/isp-data-matters/#images-37>。

32. 军方在重炮轰击以及直升机和战斗机空袭中杀害了数百名平民。⁵ 军方频繁轰炸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或逃离以前袭击的人所居住的临时藏身处。⁶ 士兵们还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当地人权组织认为这种战术是军方在反对派武装团体控制区长期实行的“当场击毙”政策的延续。⁷ 2022 年 9 月 16 日，武装直升机向实皆省的一所学校开火，随后士兵进入村庄并开火。据报有 11 名儿童在那次袭击中丧生，袭击受到了缅甸民间社会团体以及联合国官员和国际组织的广泛谴责。

33. 士兵们多次处决被他们关押的非武装人员，包括在当地媒体和人权组织所记录的大规模杀戮中执行处决。⁸ 在许多情况下，受害者的尸体被焚毁。近几个月来，军方叛逃者和逃兵的叙述以及士兵录制的照片和视频都证实了有关大屠杀的报告。

34. 军方在平民区广泛使用地雷，而且经常把地雷放置在显示有意造成平民伤亡的地点。⁹ 人权研究员发现地雷或记录发生地雷爆炸的地点包括农田、村民使用的道路、教堂前、厕所外和平民住宅内。¹⁰ 联合国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 年前六个月里，至少有 41 名平民被地雷炸死，144 人被炸伤。¹¹ 自政变以来，地雷和未爆弹药受害者中的女性占比有所增加。一名人权维护者告诉特别报告员：

每当军队到达一个村庄或城镇时，他们就会在那里埋设地雷。他们把地雷埋在路上、村子入口处、房屋门口；村子里到处都是。我们去了一个村庄，[看到]一个村里有 16 枚地雷。……当你踩到地雷时，它会炸断你的腿或手臂。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地雷而致残。还有许多人被炸死。

⁵ 见克耶族民间社会网络，“双周局势最新情况，2022 年 7 月 18 日至 7 月 31 日”，2022 年 8 月 3 日。可查阅 <https://karennicsn.org/2022/08/03/july-18-july-31-2022-summary-of-sac-human-rights-violations-in-karenni-state-and-pekho-township/>；克伦族人权团体，“谴责缅甸东南部暴力升级的声明”，2022 年 7 月 19 日。可查阅 https://khrhg.org/2022/07/statement-condemnation-escalation-violence-southeast-burma?mc_cid=4408408a4e。

⁶ 克伦族人权团体，“Mu Traw 地区局势最新情况：空袭、狂轰滥炸、流离失所、地雷爆炸、报复平民和任意征税，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2 月”，2022 年 7 月 1 日。可查阅 <https://khrhg.org/2022/07/22-77-s1/mu-traw-district-situation-update-air-strikes-indiscriminate-shelling-displacement>。

⁷ 钦族人权组织，“集体惩罚：在敏达镇实行‘四减’”，2022 年 3 月；克耶族人权团体，“季度简报”，2022 年 7 月 13 日。可查阅 https://actionnetwork.org/user_files/user_files/000/078/511/original/KnHRG_-_Quarterly_Briefer_Issue_2.pdf，第 3 页。

⁸ 掸族人权基金会，“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队在掸邦南部 Ywangan 实施的法外处决、酷刑、任意逮捕、抢劫和焚烧房屋事件，2022 年 2 月至 4 月”，2022 年 5 月 11 日。可查阅 <https://shanhumanrights.org/extrajudicial-killing-torture-arbitrary-arrest-looting-torching-of-houses-by-sac-troops-in-ywangan-southern-shan-state/>。

⁹ Monland 人权基金会，“孟邦、克伦邦和德林达依省的人权状况”，2022 年 7 月。可查阅 <https://rehmonnya.org/archives/7457>。

¹⁰ 大赦国际，“缅甸：军方在克耶邦使用违禁地雷构成战争罪”，2022 年 7 月 20 日。

¹¹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缅甸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事故信息”，2022 年 1 月至 6 月。可查阅 unicef.org/myanmar/reports/myanmar-landmineerw-incidents-information-16。

35. 亲军政府的民兵和民团——包括 Pyusawhti 和 Thway Thauk 团体——也在该国许多地方袭击和杀害平民。Monland 人权基金会记录了民兵实施的袭击，有 129 人受到影响，其中 18 人被杀死。¹² 这些团体往往由军方武装和训练，其罪行不受惩罚。人民国防军和其他反军政府团体对军政府官员和可疑线人开展了定点清除行动。

毁坏平民住宅和流离失所

36. 自政变以来，据报有 28 000 多座房屋和其他民用建筑被炮击、纵火和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其他火灾摧毁。¹³ 实皆省和马圭省受到的影响最大，军方对表面上与反对派武装团体结盟的村庄实施了系统性的摧毁行动。然而，正如地方人权组织所记录的那样，军方在全国各地的冲突区都实施了摧毁平民财产的行为。¹⁴

37. 袭击平民和破坏平民财产有助于实现军方的目标，即让可能为反对派武装团体提供支持根基的平民流离失所。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缅甸有 130 万流离失所者，其中政变以来流离失所的人数接近 100 万。¹⁵ 地方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在工作中经常与流离失所者有密切接触，而这些组织对自己所在地区的流离失所人数的估计往往高于联合国提供的可比数字。

38. 一名在掸邦南部与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合作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男子告诉特别报告员：

[政变以来]已经有一年半时间了。这里现在是一个战区。人们不是只在一个地方流离失所。他们不得不多次逃亡。他们搬家，然后又被袭击。这个地区大部分是农田。自从政变以来，由于战争变得激烈，农民已经无法种地了。

四. 应对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39. 缅甸民间社会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韧性和适应性。许多组织已将资源从其传统的重点领域转移到为流离失所和受冲突影响的民众提供救生援助的工作。这些组织拥有必要的当地知识和网络，可以绕过军政府为提供援助设置的障碍。他们还表现出了冒着高风险帮助弱势社区的意愿。鉴于

¹² Monland 人权基金会，“缅甸东南部亲军政府民兵的兴起”，2022 年 8 月。可查阅 <https://rehmonnya.org/reports/RiseofMilitiasSEBurmaHURFOM.pdf>。

¹³ 战略和政策研究所——缅甸，“自政变以来有 28 000 多座房屋和建筑被烧毁或摧毁”，2022 年 7 月 27 日。可查阅 <https://www.ispmyanmar.com/over-28000-homes-and-buildings-torched-or-destroyed-since-coup/>。另见，缅甸见证组织，“燃烧的缅甸：针对平民社区的纵火事件增加”，2022 年 7 月 22 日。可查阅 https://www.myanmarwitness.org/_files/ugd/06ca64_95f4dcfcb948409f89db720ab2176929.pdf。

¹⁴ Southern Monitor，“德林达依省每月局势最新情况”，2022 年 7 月 31 日。可查阅 <https://reliefweb.int/report/myanmar/myanmar-tanintharyi-region-monthly-situation-update-31-july-2022>。

¹⁵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缅甸紧急情况最新通报第 21 期”，2022 年 9 月 2 日。

这些组织正在填补保护和援助方面亟需填补的空白，国际社会必须加紧努力，更有系统和可持续地为这些举措提供资金和支持。¹⁶

40. 许多团体仍然依赖地方社区的捐款和其他原有的收入来源。一个向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的代表告诉特别报告员：

国际非政府组织或联合国很难到达我们这里。存在很多风险。我们当地人承担起了所有风险，在危机中开展实地工作。但是我们收到的资金非常少。我想告诉大家，地方民间社会组织有能力并且可以负责任地接收资金。我们人在实地，承担着所有风险，而且能够进入难到达的地方。

41. 破坏性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在对全国各地的民众产生深远影响，使民间社会必需把工作重点更多放在运送救援物资和紧急援助上。军方蓄意开展的强迫流离失所运动剥夺了大量民众的食物和住所，并切断了人们的生计。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的崩溃使数百万人无法受惠于医疗保健、公共卫生举措和扶贫项目。

42.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自政变以来，缅甸家庭的收入减少了大约一半。¹⁷ 2022 年估计有 1 320 万人面临中度或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联合国警告称，粮食价格上涨和不稳定局势可能会使粮食危机在未来几个月里恶化。¹⁸ 在 2022 年 6 月发布的一份会议室文件中，特别报告员强调了儿童的人道主义需求，儿童面临营养不良、获得医疗服务和常规疫苗接种的机会有限等挑战。

43. 2022 年 5 月，东盟商定了“东盟人道主义援助提供安排框架”，旨在通过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救援协调中心与一个受军政府完全控制的缅甸工作队之间的协作向缅甸提供援助。根据协议，所有援助的运送都需要缅甸工作队的批准，援助将送往该中心和缅甸工作队共同商定的地区。该中心前执行主任告诉特别报告员，该中心不是为了处理武装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而设计的。缅甸民间社会警告说，这项协议是在民族团结政府、各族裔武装组织和民间社会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达成的，它将允许军方控制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从而把援助作为一种武器使用。¹⁹ 更糟糕的是，该协议将运送跨境援助排除在外。

44. 在与特别报告员的交谈中，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一再谴责东盟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协定，并强调称，通过军政府运送的援助将无法送达有需要的民众。他们指出，导致这场危机发生、援助运送受阻和援助人员成为打击目标的责任方正

¹⁶ 见克伦族人权团体，“被拒绝和被剥夺：地方社区面对缅甸东南部的人道主义危机和保护挑战”，2022 年 6 月，https://khrgh.org/sites/khrgh.org/files/report-docs/denied_and_deprived_-_english_full_report.pdf。

¹⁷ 救助儿童会，“救助儿童会称，缅甸家庭在冲突之年损失了一半以上收入”，2022 年 7 月 28 日。

¹⁸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缅甸人道主义最新情况通报第 20 期”，2022 年 7 月 31 日。

¹⁹ 见“东盟：关于缅甸人道主义援助的决定必须包含所有相关方的意见，以避免军政府将援助武器化”，2022 年 5 月 11 日。可查阅 https://progressivevoicemyanmar.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Update_ASEAN_Humanitarian_Joint_Statement_FINAL.pdf。

是军政府。尽管东盟口头上支持向所有有需要的民众提供援助，但要军政府向它正在攻击和蓄意致其流离失所的民众提供援助，这仍然是不可想象的。

45. 在缅甸工作的联合国实体和国际援助组织受到军政府的阻碍，包括官僚主义拖延、旅行许可要求和明确不准进入许多地区，其中包括最需要援助的地区。国际机构和民间社会行为体的援助人员面临严重威胁，包括在检查站检查他们的车辆，检查他们的移动设备和电脑，敲诈、逮捕、拘留、酷刑、处决和不加区分的军事攻击。运送的援助物资经常被军方阻拦或扣押。最近一项关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挑战的全球研究指出，缅甸是人道主义准入受到“极端限制”的四个国家之一。²⁰

46. 许多流离失所者居住在靠近缅甸外部边界的少数民族地区。鉴于军政府在提供援助方面的顽固态度，跨境人道主义援助为满足许多流离失所民众的需要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然而，国际社会在促成与危机严重程度相称的跨境援助方面做得不够。许多人道主义组织继续只通过缅甸境内的官方渠道分发援助物资。邻国往往拒绝批准援助物资的跨境运送，并限制民间社会组织通过非官方渠道运送援助的活动。²¹

五. 为政治犯辩护和提供支持

47. 面对军政府的大规模拘留运动，律师继续为政治犯辩护，尽管他们被有系统地剥夺了公正审判标准。一名代表政治犯的律师告诉特别报告员：

我们看到法官没有按照法律进行审判。没有正义可言。法官偏袒国家管理委员会。那些只是在脸书或直播上分享一些东西的人，他们最高可被判三年徒刑....政变后，[法官们适用]尽可能高的刑期。

48. 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本人也面临军方官员的逮捕、威胁和骚扰。自政变至今已有至少 42 名律师被捕。²² 在大多数情况下，逮捕他们的法律根据不明。

49. 自政变以来，律师被迫扮演新的角色，这反映了缅甸法治的崩塌。在逮捕之后，被拘留者往往长时间下落不明，这表明军政府可能应对强迫失踪这一危害人类罪负责。律师现在经常发挥中间人的作用，协助家庭寻找被拘留的家属、与其沟通并启动谈判以争取使其获释。许多民间社会组织为政治犯的家人提供协助，包括提供经济和社会心理支持。

50. 在受到攻击的同时，律师手头的案件量仍在继续增加。据政治犯援助协会称，继 2022 年 7 月对多人执行处决后，截至 2022 年 9 月 13 日，仍有 84 名政治犯被

²⁰ 评估能力项目，“人道主义准入概述”，2022 年 7 月。可查阅 https://www.acaps.org/sites/acaps/files/products/files/acaps_humanitarian_access_overview_july_2022_0.pdf。厄立特里亚、乌克兰和也门是其他三个被确定存在极端制约因素的国家。

²¹ Daniel P. Sullivan，国际难民协会，“援助途径：泰国-缅甸边境沿线的援助和保护机会”，2022 年 7 月。

²² 见政治犯援助协会数据库关于被捕总人数的信息(2022 年 9 月 13 日访问)。

关在死囚牢房，另有 42 人被缺席判处死刑。该协会的记录显示，自政变以来有 15 506 人因参与民主活动或反对军政府而被捕。其中 12 372 人仍被拘留。近几个月被捕的许多人面临与他们的私人行为有关的刑事指控，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和向反对派团体捐款。在军方官员获得一个学校数据库的访问权后，据报至少有 15 名与民族团结政府赞助的“Kaung for You”教育方案有关的教师被捕。

51. 一名青年活动人士向特别报告员讲述了逮捕行动对民主运动的严重影响：

一个挑战是任何参与运动的人的安全和保障。你试着相信自己，但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被逮捕。我和一些年轻人交谈过，他们说：“是的，我们非常小心，但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才安全。”对于住在城镇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

52. 军政府针对反对派人物和其他逃到国外或设法躲避逮捕的人采取了多种惩罚和施压手段。据政治犯援助协会称，截至 2022 年 9 月 13 日有 394 人被军政府扣为人质，其中包括 55 名儿童，原因只是他们是被通缉者的关系人。军政府还没没收并封锁了与民盟成员和反对派人物有关联的 760 多所房屋和建筑物。

53. 数百名民盟成员被军政府拘留，军政府继续对民盟高级官员进行欺诈性诉讼。2022 年 6 月，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从一个未公开地点(她曾与几名工作人员一起被关在那里)被转移到内比都监狱单独囚禁。她在至少 18 起案件中面临指控，涉及腐败、选举欺诈、泄露国家机密、煽动、违反进口规定和违反 COVID-19 限制措施。她已在 6 起案件中被判有罪，并被判处 20 年监禁。

54. 监狱条件仍然十分恶劣，军政府部队正在广泛和有系统地对政治犯和其他被拘留者实施酷刑(见 A/HRC/49/72)。据报告，政治犯因抗议四名反对派人物被处决和抱怨他们的拘留条件而面临报复。据报有 100 多人在警察局、监狱和审讯中心被军政府部队杀害。另有数百人在被军方或警察关押期间，在拘留中心以外的地点死亡。²³

55. 大规模拘留和平抗议者、人权维护者、民盟官员和其他人，是军政府广泛和系统地攻击缅甸平民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很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军政府部队在对待政治犯的问题上也可能犯有危害人类罪——酷刑和其他不人道行为。处决政治犯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谋杀。

六. 抵制对基本自由和数字权利的攻击

56. 尽管军政府不遗余力地压制公民空间，但缅甸的民间社会继续领导民主活动，并帮助个人行使基本自由。活动人士继续冒着暴力、拘留和(或)酷刑的危险进行和平抗议，并经常组织快闪、无声罢工或抵制活动。近几个月里，各罢工委员会和民间社会组织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包括纪念缅甸新年、政变满

²³ 战略和政策研究所——缅甸，数据攸关，“至少 445 人在被国家管理委员会逮捕后死亡”，2022 年 5 月 10 日。可查阅 <https://www.ispmyanmar.com/isp-data-matters/#images-35>。

18 个月、烈士节和 7 月对 4 名政治犯的处决。据报告，政治犯在狱中进行了抗议并组织绝食。

57. 民间社会还努力确保人们能够继续安全地在网上行使基本自由。许多团体提供数字安全培训，并帮助促进向安全的消息平台过渡。其他团体分发了全球 SIM 卡或虚拟专用网络许可证。活动人士建立了通过蓝牙或 WiFi 天线运行的网状网络，以便在互联网关闭期间通信。

58. 通过这些行动，缅甸民间社会反击了军政府对基本自由，包括对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权的压制。数千人因在街头和网上表达意见而被拘留和受到指控。据政治犯援助协会称，自政变以来有 160 多名包括记者、编辑和电影制作人在内的媒体工作者被捕，其中 82 多人仍被拘留。许多人根据《刑法》第 505A 条受到指控，第 505A 条是军政府在政变后增加的条款，规定传播“假新闻”可被判处三年以下监禁。

59. 军政府还试图压制网络空间的自由，最明显的做法是在全国许多地区限制互联网接入。据报告，在过去一年中，七个邦和省的至少 31 个镇发生过互联网被关闭的情况，另有 23 个镇的互联网速度被限制。²⁴ 互联网限制往往与军事进攻和对平民的袭击加剧同时发生，这表明军方可能试图通过关闭互联网来掩盖其罪行。²⁵

60. 外国电信供应商退出缅甸市场增加了监视和侵犯隐私权的风险，并使记录互联网关闭的工作更加困难。挪威运营商 Telenor 于 2022 年 3 月出售其在缅甸的业务，这使得用户数据被转移到一家与军方有关联的公司。此前，Telenor 曾披露官方命令其移交用户数据并安装监视技术。2022 年 9 月，Ooredoo 集团宣布将 Ooredoo 缅甸公司出售给新加坡的 Nine Communications 公司，后者的所有人包括一名据说与军方有关联的缅甸商人。此次出售引发了人们对整个电信部门可能都被军方控制的担忧。

61. 据报告，军政府已购买并在主要城市部署了具有面部识别能力的中国闭路电视摄像机，这让人们担心该技术将被用来追踪活动人士以及监视和镇压抗议活动。军政府已着手推行一项实施电子身份识别系统的计划，该系统面向所有 10 岁以上的人，并将与他们的生物特征数据相关联。据报告，军政府将要求手机用户登记其每台设备的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它是一种由制造商分配的独特识别号码。²⁶

²⁴ Athan - 表达自由活动组织，“Internet access amid darkness and lives amid threats”，2022 年 5 月。

²⁵ 见“向所有国际行为体的公开呼吁：加大力度阻止通过关闭互联网掩盖缅甸纵火和杀戮事件的行为”，2022 年 6 月 23 日。可查阅 <https://civicus.org/index.php/media-resources/news/5870-open-call-to-all-international-actors-do-more-to-stop-internet-shutdowns-shrouding-torchings-and-killings-in-myanmar>。

²⁶ 立即普及组织，“Myanmar IMEI FAQ: how the junta could disconnect the resistance”，2022 年 7 月 7 日。

62. 即使在限制互联网接入的同时，军政府和亲军方团体还利用在线平台威胁反对派行为体并散布虚假信息。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向特别报告员讲述了他们如何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受到威胁和骚扰。许多人还被“人肉搜索”，他们的私人信息包括家庭地址被公开。妇女活动人士经常受到亲军方团体充满厌女情绪的性威胁和骚扰。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民间社会和国际研究人员的机密报告显示，许多账户可能由军事人员控制或赞助。在线平台 Telegram 正在成为传播亲军方内容的主要渠道，这可能是由于该公司在内容审核方面投入的资源较少。

七. 支持和捍卫妇女

63. 妇女领导的民间社会组织尽管面临严重的安全和资金挑战，但表现出了极大勇气和智慧，努力为弱势社区服务。妇女团体开展的活动包括为受冲突影响的社区提供食物、水、药品和盥洗用具包，记录性别暴力，提供在线和面对面咨询，支持幸存者的重新安置和为他们提供安全屋，为政治犯和公民抗命运动参与者的家属提供支持，带头开展民主运动，以及对社区进行妇女权利培训等。²⁷ 一名妇女人权维护者解释说：

妇女团体知道如何将援助送达有需要的社区。她们愿意承担一切风险。.....她们担心将被处于冲突中的儿童、婴儿、孕妇....，无论我们是否从捐助方那里获得资金，妇女都将继续[提供服务]。

64. 性别暴力模式在缅甸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政变加快了该国军方的这种暴力模式，军队中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文化则为此提供了土壤。妇女人权维护者与特别报告员分享的研究表明，自政变以来，士兵们在更多的地理区域更频繁地实施性暴力。性暴力的普遍性和系统性表明，它是一种结构性模式，目的是使妇女和女童消沉、害怕和沉默。

65. 妇女权利团体记录了自政变以来缅甸发生的 100 多起强奸或性暴力案件，其中大部分是由军队、边防部队或其他与军政府结盟的团体实施的。妇女人权维护者向特别报告员讲述了士兵实施轮奸以及在村里杀人前实施强奸或性侵的情况。据报告，在某些情况下，针对参与和平反对军政府活动的妇女，强奸被用作一种惩罚形式。最近公布的军方叛逃者证词证实了受害者的说法，并表明军官纵容冲突地区的性暴力。²⁸

66. 在仰光，士兵和警察绑架并强奸单独行走或几人同行的妇女，或在搜查私人住宅时对妇女实施侵犯，并威胁说如果她们告诉别人所发生的事情，就杀死她们。妇女和 LGBTQ 人士报告了审讯期间使用性暴力的情况。据称，安全部队要求妇女提供性服务，以换取从逮捕令名单中删除她们的名字。

²⁷ 缅甸妇女联盟，“4 月至 5 月缅甸局势最新情况”，第 1 页。

²⁸ Charlotte Attwood、Ko Ko Aung 和 Rebecca Heschke，“I can't forget her - Myanmar's soldiers admit atrocities”，英国广播公司，2022 年 7 月 22 日。

67. 针对妇女的犯罪行为经常被少报且得不到充分调查，自政变以来，记录性暴力的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幸存者往往不愿报告性别暴力，原因有很多，包括助长羞耻感和社会污名化的言论，以及担心施害者的报复。妇女权利组织记录了士兵对性暴力幸存者的威胁，包括如果她们报告军队的罪行，就会伤害她们的家人或摧毁村庄。自政变以来，司法系统被完全侵蚀，加上军方长期逍遥法外，排除了通过法院实现正义的可能性。

68. 广泛的被迫流离失所增加了妇女和女童的脆弱性，她们缺少获得水、营养和关键服务，包括性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妇女被迫用塑料袋代替卫生巾；由于缺乏避孕手段，意外怀孕正在增加；妇女在丛林中分娩，得不到医疗护理。妇女团体报告称，随着家庭经济压力上升和粮食不安全状况加剧，发生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村庄中的家庭暴力案件有所增加。

69. 缅甸经济的崩溃对妇女和女童产生了尤其严重的影响，使她们受剥削和虐待的风险增加。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陷入贫困，妇女承担起了更多家务并做出牺牲，以便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照顾家庭。收入和谋生机会的丧失导致妇女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据报告，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女童早婚早育、在卡拉 OK 酒吧和其他使她们面临性骚扰和虐待风险的场所工作、转而从事性工作，或远离家乡或出国寻求就业。民间社会团体报告称，向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贩运妇女和女童的活动有所增加。

八. 捍卫残疾人的权利

70. 在缅甸，残疾人历来面临歧视、社会污名以及与公共场所和服务无障碍有关的巨大挑战。该国的民间社会组织面向公众开展了提高认识活动，并直接向残疾人提供资源和服务。鉴于缅甸境内广泛存在地雷和未爆弹药造成的污染，民间社会为在冲突地区失去腿臂或遭受其他伤害的人提供基本服务。残疾人权利组织在倡导政府采取保护残疾人权利的政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组织的许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本身就是残疾人。

71. 政变和军方的暴力活动打乱和破坏了支持残疾人的民间社会网络。残疾人权利活动人士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们以前与民盟政府官员直接接触，以支持 2015 年《残疾人权利法》的推出和实施，并取得了虽然缓慢但显著的进展。政变后，这一进展不仅停止了，而且残疾人权利活动人士以前与民盟的接触也成为了可能使他们遭到逮捕或暴力攻击的风险因素。

72. 残疾人，包括残疾人权利领袖，是设计和实施人权倡导运动和人道主义应急举措的一个重要资源，但这一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他们往往在事后才被征求意见，而不是作为社区中推动变革的力量参与其中。国际组织和地方残疾人权利团体一致认为，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以利用残疾人的知识和见解。

73. 政变和军方猖獗的侵犯人权行为对残疾人的影响尤其严重。在冲突地区，残疾人和老年人往往因为行动不便或没有收到军队接近的警告而无法逃离军队的暴力袭击。虽然没有量化数据，但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报告了许多残疾人在其他

村民逃离军事袭击后在家中或村里被杀害的案例。军方强迫平民流离失所的运动也使残疾人与家人和其他支持网络分离，从而加深了他们的孤立和脆弱性。

74. 根据与特别报告员分享的可靠信息，军方命令一些地区的医院和医生不要收治地雷受害者，而是将他们送往军医院。军方的明显动机是拒绝为反对派作战人员提供治疗。因此，地雷受害者得不到及时和有质量的治疗。

75. 国家卫生保健系统的崩溃使残疾人无法获得常规护理。残疾儿童往往无法在替代性的教育系统中上学，因为它们常常缺乏残疾人便利设施。随着国家经济崩溃和雇主作出调整，残疾人往往是最先失业的人。互联网关闭和移动服务价格上涨对残疾人的打击尤其严重，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互联网和电话连接进行通信、接受远程医疗和获取信息。有听力障碍或其他沟通障碍的人往往无法有意义地参与对自己的审判。

九. 维护罗兴亚人的权利

76. 罗兴亚人面临的严重歧视和孤立给罗兴亚活动人士、人权维护者和社区领袖带来了额外挑战。罗兴亚人必须在外支持非常少的情况下应对社区成员生命和福祉受到的诸多严重威胁。在许多情况下，罗兴亚领导人必须提供缅甸其他地区民众可从国家、全国网络或国际组织获得的服务。例如，特别报告员与几名参与教育或卫生保健倡议的罗兴亚人交谈，讨论了罗兴亚人无法进入公立学校和医院的问题。鉴于国际媒体和人权监察员无法进入若开邦，罗兴亚人权维护者在分享民众遇到的挑战和所受虐待的相关信息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将是确保对罗兴亚人受到的种族灭绝袭击进行问责的核心力量。

77. 近几个月里，罗兴亚人纪念了两个令人心情沉重的纪念日。第一个纪念日在 2022 年 6 月，是针对若开邦罗兴亚人和缅甸其他穆斯林人口发起国家支持的暴力和种族清洗运动 10 周年，这场运动导致约 13 万罗兴亚人在过去十年中一直被禁锢在肮脏不堪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在这些被刺铁丝网包围的事实上的拘禁营里，罗兴亚人经历着严重匮乏的痛苦，几乎没有获得教育、医疗服务或生计的机会。²⁹ 2022 年，对营地的修缮和建设实施了新的限制，这使营内人口的处境更加危险。

78. 第二个纪念日是 2022 年 8 月 24 日，这一天是军方对若开邦北部的罗兴亚平民发动种族灭绝袭击五周年，袭击导致数千名罗兴亚人死亡，超过 70 万人逃到孟加拉国成为难民。留在若开邦的罗兴亚人继续遭受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没有公民身份是导致他们这种处境的一个根本因素。罗兴亚妇女和女童尤其孤立无援，她们既受到官方的压制，也是罗兴亚社区内部歧视性观点和做法的受害者。这种孤立增加了受虐待和剥削的风险，包括人口贩运风险。

²⁹ 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新简报：‘缓慢的死亡’——缅甸 13 万罗兴亚人被限制在营地十年”，2022 年 5 月 23 日。可查阅 <https://www.brouk.org.uk/wp-content/uploads/2022/05/ICJ-Briefing-May-2022.pdf>。

79. 鉴于缅甸的官方镇压和孟加拉国难民营的恶劣条件，许多罗兴亚人继续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地通过陆路或海路前往马来西亚或其他目的地。据报有罗兴亚人在海上遇难，还有人遭到人贩子的虐待和勒索。6 月，特别报告员在正式访问马来西亚期间与罗兴亚人和其他难民进行了交谈。他赞扬马来西亚向因在缅甸受虐待而逃离的罗兴亚人敞开大门，但对马来西亚法律缺乏对难民的保护、移民拘留中心长期任意拘留难民以及难民缺乏教育和生计机会表示关切。

十. 关于采掘业破坏环境、掠夺土地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

80. 政变加速了新一轮危险的资源开采浪潮，环保活动人士、人权维护者和社区组织在第一线记录着这方面情况。这些行为体正在记录涉及采掘业的环境退化、没收土地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这些行为与政变后时期冲突和无政府状态加剧有关。对社区和活动人士来说，在通常戒备森严的开采区监测商业活动的有害影响已经变得极其危险。村民和环保活动人士因抵制土地征用而遭到逮捕、威胁和攻击。尽管存在风险，缅甸各地的土著权利和环保团体仍在继续倡导保护对其领土和自然资源的习惯权利。

81. 自政变以来，多类行为体——包括与军政府有关联的商业精英、边防部队、地方武装民兵团体和克钦邦独立军——利用治理真空来增加对利润丰厚的自然资源特许权的影响力和控制权。黄金、玉石和稀土的开采量据报大幅增加，这往往是受到外国公司投资和非法商业活动的推动。³⁰ 就稀土开采而言，多个消息来源证实，中国公司正通过与边防部队或民兵达成协议的方式开采稀土。特别报告员收到了许多报告，称村民被迫出售土地，或被与军政府结盟的团体强迫迁移，以便为新的采矿企业让路。

82. 许多土地掠夺和采掘活动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使当地的土地、河流和森林遭到破坏，而它们是土著人民文化和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间社会团体报告说，无管制的采矿造成了环境破坏、毁林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并影响到粮食安全。采矿作业中使用的有毒化学品使土地变得贫瘠，并污染了地下水。汞污染和沉积物增加使河流和溪流无法用于饮用、洗澡、捕鱼和耕种。鸟类、昆虫、鱼类和其他野生动物在一些地区消失了。民间社会团体报告说，不利的环境影响会迫使土著人民离开他们的祖传土地。正如一位民间社会成员所说：“他们将被迫离开，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他们生活的环境将被破坏，他们会去哪里呢？”

十一. 缅甸民间社会吁请加强国际社会对危机的应对

83. 缅甸的民间社会一直在最前沿开展努力，以说服会员国切断军政府获得武器和收入来源的渠道并否认军政府的合法性。虽然许多会员国已采取积极步骤，但这些努力仍然是不连贯和不完整的。尽管很多政府在口头上支持缅甸的民主，但

³⁰ 全球见证组织，“Heavy rare earth supply chain risks: illicit minerals from Myanmar are the world's largest source of supply”，2022 年 8 月。

尚未采取任何切实行动。³¹ 例如，一些成员国虽然制裁了一些与军方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但不愿像欧洲联盟那样，对军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实施制裁。³² 虽然加拿大、德国、马尔代夫、荷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宣布，它们打算加入冈比亚在国际法院对缅甸提起的种族灭绝诉讼，但其他会员国没有这样做。

84. 国际捐助方和支助网络并不总是具有民间社会组织适应新挑战时的灵活性、创造性和韧性。复杂的申请和报告程序、报账规定以及在军政府控制的机构登记的要求，阻碍了民间社会组织获得和维持国际供资的能力。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告诉特别报告员，一些捐助方的要求与当前业务环境不符，并增加了他们的风险。例如，携带与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有关的实物或电子收据或财务单据，可能导致在军事检查站受检时被逮捕。

85. 虽然东盟已拒绝军政府代表参加东盟的一些活动，但它未能充分回应军政府公然无视五点共识的问题，该共识要求军政府在结束暴力、确保建设性对话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进行合作。人权倡导者谴责东盟和东盟成员国继续与缅甸军方接触，有时甚至直接支持缅甸军方。³³ 7月四名反对派活动人士被处决一事似乎是一些东盟成员国态度转变的一个拐点。担任东盟主席国的柬埔寨发表声明，称处决“应受到谴责”，并表示军政府杀害这些人表明其在执行五点共识方面“严重缺乏意愿”。

86. 一个民间社会行动体描述了对国际反应的失望：

国际社会一直在辜负缅甸人民的期望。他们躲在东盟五点共识后面，使军政府能够继续实施暴行罪而完全不受惩罚。我们现在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包括定向制裁、全球武器禁运，以及通过国际刑事法院或通过设立一个专门法庭来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否则，军方会继续杀害我们，而世界却袖手旁观。

87. 民间社会组织积极肯定了向它们提供必要支助的国家政府、基金会和国际捐助方，这些支助使它们能够适应政变后的新环境，并为缅甸人民提供救生援助。一些外国政府向在缅甸面临逮捕或暴力的民间社会领导人和活动人士提供庇护。国际组织提供紧急财政援助以及实物和数字安全培训和资源，以此满足紧迫的安

³¹ 例如见“688个民间社会组织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的公开信”，2022年6月29日。可查阅 <https://progressivevoicemyanmar.org/2022/06/29/open-letter-to-australian-foreign-minister-penny-wong-from-688-civil-society-organisations/>。

³² 见题为“637 Myanmar and 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over 220,000 people call on the US to sanction Myanmar’s oil and gas revenues and stop the bankrolling of the genocidal military junta”的声明，2022年5月4日。

³³ 缅甸正义，“ASEAN’s complicity in the Myanmar military’s atrocity crimes exposed”，2022年5月10日；见“677个区域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就缅甸军政府参加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一事致东盟各国国防部长的公开信”，2022年6月15日。可查阅 <https://progressivevoicemyanmar.org/2022/06/15/open-letter-to-asean-defence-ministers/>。

全需求。自政变以来，一些政府和捐助方宣布了新的资助举措，以支持人权组织和民主运动。

88. 尽管做出了这些重要努力，但鉴于缅甸的巨大需求，目前向民间社会提供的国际支持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许多民间社会领导人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们的组织填补了国际组织退出缅甸或撤离在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业务后留下的空白，但他们仍主要依靠原有的资金来源或当地居民的捐款来支付行动足迹扩大后的费用。一个著名妇女权利组织的代表强调指出了这一点：

很多妇女领导人是难民，收入有限，但仍在支持自己的社区，因为得不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社会越是忽视[这个问题]，[落在]妇女权利组织和妇女领导人个人身上的负担就越重。这些都是我们肩上的负担。我们知道这不可持续，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责任。

十二. 建议

89. 特别报告员促请军政府立即停止对平民的袭击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停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释放所有政治犯，解散国家管理委员会，下台以便能够一个反映人民意愿的合法政府，并与国际问责机制合作。

90. 特别报告员促请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a) 对缅甸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包括对军方的喷气机燃料实行禁运；(b) 对缅甸军方、其领导人及其收入来源实施定向经济制裁；(c) 将缅甸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安全理事会一个或多个成员行使否决权的前景不应阻止其他成员将这样一项决议提交安理会审议、辩论和表决。

91. 特别报告员促请所有支持缅甸人民及其人权的会员国响应缅甸人权维护者的呼吁，积极改变应对危机的方法。会员国必须共同努力，对军政府施加强大、持续的压力，包括协调定向制裁以及支持确保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追责的各项举措和机制。特别报告员建议会员国：

(a) 召开一次所有支持缅甸人权的会员国紧急会议，发起一项重点突出、协调一致的战略倡议，使军政府丧失其用来维持暴力和镇压缅甸人民民主愿望的武器、资金和合法性；

(b) 立即停止向缅甸出售或转让武器和两用技术，并确保不向军方转让航空燃料；

(c) 对向军方提供武器和弹药的个人和实体实施经济制裁；

(d) 通过制裁缅甸外贸银行、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军方的其他主要收入来源，削弱军方为其暴行提供资金的能力；

(e) 与国家金融情报部门、执法机构以及司法部和财政部协调，查明和扣押属于缅甸国家的资产；

(f) 使军政府丧失合法性，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面前得不到承认，不邀请军政府官员参加国际论坛和活动；

(g) 支持在公正独立的法院——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院和有普遍管辖权法律的国家法院——追究暴行罪、包括侵害儿童罪的犯罪人的责任；

(h) 接收来自缅甸的难民，并向他们提供国际标准所要求的支助；

(i) 扩大重新安置缅甸难民、包括罗兴亚难民的方案，并支持活动人士、记者和人权维护者离开缅甸，在第三国寻求庇护。

92. 特别报告员建议东盟及其成员国：

(a) 承认军政府公然违反了五点共识，并确保今后的任何协议都包含有时限和可衡量的释放政治犯、停止暴力和恢复民主承诺；

(b) 考虑暂停军政府在东盟的资格，确认军政府自称是缅甸政府的主张为非法；

(c) 禁止军政府官员或军政府控制的机构的官员代表缅甸出席东盟峰会或活动；

(d) 与民族团结政府和民族团结协商委员会接触，将它们作为代表缅甸人民意愿和利益的关键相关方；

(e) 促进向所有有需要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支持通过地方民间社会组织提供跨境人道主义援助。

93. 特别报告员建议联合国各实体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a) 增加对缅甸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为 2022 年缅甸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提供全额资金；

(b) 通过与地方和社区组织直接合作的方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在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无法进入的地区；

(c) 尽可能支持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跨境援助。

94. 特别报告员建议国际捐助方，包括基金会、会员国和政府间组织：

(a) 增加对缅甸民间社会组织的支持；

(b) 为研究和宣传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以支持人权维护者、记者、律师、妇女权利倡导者、LGBTQ 社区、残疾人社区、土著和少数民族人口以及缅甸其他面临风险的群体的人权和利益；

(c) 采取创新的解决方案，解决缅甸各组织的业务挑战，包括放宽报告要求，采取替代性的资金转移方法，不要求在军政府控制的机构登记，调整业务程序以便采取紧急和及时的人道主义应对措施，并尽可能地从限制性赠款转向核心供资。